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八賢傳 第十八回 因參奸忠臣遭綁 為保本大鬧午門

忠臣回朝見主公，指望參劾拿奸雄。無乃聖上聽奸語，幾乎送了命殘生。

話表指揮使與眾多御前侍衛把郭公拉下殿來，擄去官服，五花大綁把郭公綁訖，推推擁擁來至午門。郭公停步，順口念道：明月當空照大千，浮雲來往久纏綿。

陶元懷才猶未試，祝蛇無能望大權。

閭閻婦女受苦害，金殿臣子刀下餐。

若知忠耿無濟用，莫若歸鄉力耕田。

吟畢，不由吁嗟不已。眾侍衛把郭公推出午門，奔赴法場去了。這朝中多是索艾一黨之人；即使有不與索艾一黨之文武官員，面面相覷，不敢保本，惟恐得罪索艾，有些不便。與郭公同心相照的都未在朝，而吏部彭公又在刑部獄中，無人保本。郭公來到法場，在法樁上閉目等死，忽聞有人高聲喊道：「刀下留人。」指揮使、眾侍衛抬頭一看，見是青州人馮閣老。

他奉旨闕邊回朝復命，從法場經過，見要斬郭秀，遂急忙來至午朝門外，令黃門官轉達天廷。馮相爺隨旨步上金階，口呼：「萬歲！臣請聖安！」伏在金闕。皇爺曰：「太師闕邊多有辛苦。」馮閣老曰：「為臣效力理所當然。」遂賜繡墩。馮閣老謝賜秀墩之恩，遂在墩上落座，曰：「臣見駕復命繳旨。」復又口尊：「主公，臣有冒犯天顏之請，不曉吾主恩准否？」康熙皇爺曰：「太師既有奏請，豈有不准之理。所請何事？」馮相爺曰：「臣本保郭秀不死！」康熙皇爺聞奏，沉吟不語。馮閣老復奏曰：「臣在路上曾聞貿易之人傳言，兩廣黎民各處皆蓋清官郭秀祠，必然郭秀在兩廣除莠安良，愛民如子矣，不然豈有如此政聲！」皇爺曰：「據太師之言，郭秀愛民如子，朕未見真實。郭秀回京，路經大名府，抄滅田貴族家產，斬殺田旺義。田家未必有罪。即今有罪，非他管轄之地，竟任意抄殺，是目無朕躬，理應賜死。太師不必多事！」馮閣老又奏：「臣料郭秀在大名府抄殺田家，想那田家不是強徒，就是惡宦劣紳，非是良善之家。」索艾聞言出班跪倒，口呼：「萬歲！文華殿馮閣老謬言保本，只因郭秀與他同鄉，以厚桑梓交。常言：『一家飽暖千家怨。』郭秀必然抄滅富戶以濟貧寒，是得十抽一濟貧以邀聲名，苦害鄉宦！」皇爺曰：「皇親且歸班。」索艾退歸班中。皇爺遂向馮閣老曰：「太師有了幾歲年紀，且回府第休息去罷！」馮相爺口呼：「吾主，那郭秀本是忠肝義膽，豈可輕置死地，乞陛下詳察。」皇爺不悅曰：「文華殿閣老屢次三番絮絮叨叨，朕觀你年高，故不加罪於你；再若多言，就令侍衛逐你下殿。」馮相爺見皇爺生嗔，自己暗想，連保三本，聖上不准，再保亦無益了。無計可施，皇爺遂跪倒口尊：「萬歲！」

臣老邁年殘，難為國家效力，乞恩釋臣回籍。」奏畢，叩頭。

康熙皇爺見馮閣老辭職歸田裡，即准其休致，馮公叩頭謝恩退下殿來，遂順口作歌曰：安安安，大清一統太平年，五穀豐，黎民安，朝內朝外出清官。亂亂亂，皇爺嫉忠不愛賢。斬良臣，信佞奸，治國能臣離朝班。看來世道大改變，何不歸家樂林泉。

馮相爺歌罷，走出午門。不移時來至法場外，見眾百姓皆捧著托盤，盤中有酒、有肴、有紙鏢，皆來祭奠郭公，一個個皆含淚，恨天怨地。馮相爺口呼：「列位！暫且閃一閃。讓老朽進去探望探望郭年兄。」眾人聞言，往兩旁一閃，馮公走進法場，見郭公綁在樁檟上，閉目等死。正是物傷其類，如同刀紮胸腹，忙近前呼聲：「郭年兄，老漢探望年兄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郭公聞言，睜眼見是馮相爺，不由從二目之中潸然淚下，口呼：「相爺，晚生有何德能，勞動先生前來探望。晚生自望把除莠安良之事奏與聖上，孰料聖上聽信奸賊讒言，將晚生綁在這樁檟，候旨行刑，只可瞑目等死。」馮公說：「你在兩廣愛民如子，名譽卓著，老漢盡知。就是那宋雷、同江謀反大逆，亦有風聞。大名府抄滅田旺義也是應該。聖上不納忠言，郭年兄才被屈了。老漢保本，聖上不准，將我休致，我來法場探望年兄，聊表微忱，就此相別了。」不由眼淚滾下。郭公口呼：「相爺，不必悲傷！我想這為人臣者，原是知有君而不知有身，死何足惜！可惜從此那忠臣義士就隱遁山林，必遵孔聖之言，有道則現，無道則隱。」馮公口呼：「年兄，你的忠義之心，定然傳於後世，千載不朽。」遂吩咐家人去買辦酒席，好生祭奠郭老爺。」郭公說：「不必如此，晚生懇求相爺，我的頭顱落地之時，用一口棺木收斂我的屍身，載到山東，令我之子孫葬埋。我在九泉永世忘不了相爺大恩！」馮公含淚曰：「老朽謹遵台命。」二人講話暫且不提。

且表那保定府送親的梁懷玉，在途中謹遵於公之命，同著妹妹來在北京，投在吏部府。只因送親耽誤進鄉試場，幸虧帶著數百銀兩，納了監，下了北圍，中了亞元，在吏部府內晝夜讀書，專候會試。這日，忽聞吏部府中人言：「郭大人自兩廣回京，朝見主公，即刻綁出午門，就要斬首。」遂即忙忙出了吏部府，逕奔法場。既至近前，果然綁的是郭恩人。一旁還有一位老年人悲慘的正在講話。自己不顧生死，闖到樁檟前，向著郭公面前跪倒，口呼：「恩人。」不由含淚問道：「恩人在兩廣除莠安良，為國盡忠愛民，因何進京復旨，反綁赴法場問斬。」說著慟哭不已。馮公問：「此人是誰？」郭公說：「這就是那吏部梁侍郎之子，名喚懷玉，他告宋雷強霸他胞妹，我去私訪，方知宋雷、同江謀反之詳細。」馮公說：「既是梁賢契到來，為何不將他帶至金殿作證。」郭公說：「他在京中，我焉知曉？」梁懷玉說：「晚生同妹赴保定府，路過於伯父奉旨征北，令晚生進京同妹在吏部府存身，靜候奏凱回朝，方令妹丈進京迎親，晚生自六月進京納監入闈，幸中第二。適才聞吏部府家人言說恩人遭綁，晚生方知，前來探望。」馮公說：「很好，梁賢契隨我上朝，聖駕前辯本。」

馮公在前，梁懷玉在後隨行，不移時已至午門。馮公令黃門官轉達天廷，面君辯本。黃門官口呼：「相爺，已經辭朝，因何見駕？」馮公說：「自有緣故！」從旁過來索艾兩個兒子，一名巧龍，一名巧虎，二人說道：「聖上有旨，不准辭朝臣幸見駕！」黃門官心知他二人是假傳聖旨，怎奈他是皇親，不能不順著他說，遂口呼：「相爺，既有聖上旨意，下官也不敢轉奏聖上。」馮公聞言說：「你既不代我轉達天廷，待老朽自己上殿去見駕。」言罷，向午門內而行。巧龍、巧虎二人紮撒兩臂擋阻午門說：「你是貶家為民之人，未有聖旨宣召，誰敢放你進去。衝了聖駕誰敢擔其咎？」馮公聞此言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「你這兩個小奸賊，擋阻別人方可，你二人擋阻我不成？」

巧虎說：「你說擋不住你！你不能入午門，你面聖比登天還難！」一行說著，巧龍、巧虎二人把防身劍亮出鞘來，說道：「我弟兄奉聖上旨意，若有硬闖午門者，殺死勿論。若放你入朝，聖上若怪罪下來，誰敢擔此罪名？」絮絮叨叨說了些狂言惡語，嚇唬馮公丞相，馮公聞言，不由得怒氣沖天，罵聲：「奸種！你用話嚇唬誰！你既言遵聖上旨意，你且將聖旨捧上來，我看一看方真。你若現不出聖旨，你明明假傳聖旨，竟敢口出狂言。舍出我八十餘歲之老命，與你拚了罷。」遂一頭撞了去。馮公老邁無力，焉能撞得動壯年人，左一頭，右一頭。

巧龍說：「你休仗你老，用頭撞我弟兄，我弟兄就不敢打你了嗎？」言罷，方欲舉手要打，這梁懷玉見兩個狗子不讓進午門，馮公與兩個狗子爭論，自己救郭公的心勝，心中急躁，忽見馮公向狗子撞頭拚命，狗子舉拳要打馮公，不由心中大怒，大罵：「狗子！你父子蒙君作弊，謀害忠良，我豈肯與你甘休。」照著巧虎一頭撞去。巧虎雖然手執劍，但不敢在午門殺人，遂罵道：「好一人個小畜生，你可比不得馮公，看我打你。」

二人正在廝打，忽聽鑾鈴響處，見一匹白馬飛奔而來，馬上一人，頭戴亮紅頂帽，身穿海水江牙花袍，外罩麒麟補服，粉底朝靴，脅下掛著一口寶劍。原來是奉旨南征鵬張大人奏凱回朝，將兵馬屯紮紫儀門外，隨帶數名兵弁前來見駕繳旨。

張大人來至午門，見一位老者跌倒在地，狼狽不堪，又一少年與巧虎打在一處。心中納悶，遂下征駒喝道：「鎮靜些，你等在

午門廝打，成何體統。」近前一看，原是馮相爺，忙問：「相爺，為何這樣光景？」馮公站起身來，口呼：「張大人有所不知。」遂將主上失政，聽信讒言，把郭大人綁出要斬，保本不准，在此廝打之話細細言了一遍。張鵬翻聞言，大怒曰：「郭年兄在兩廣聲名四聞，並無劣跡，聖上竟聽奸佞的讒言，斬忠臣，滅言路。」不由得虎目圓睜，咬牙切齒，忽啦啦亮出防身劍，罵一聲：「兩個奸種，可惡已極。」照定巧龍一劍劈去，巧龍躲閃不及，只聽喀嚓一聲把巧龍砍倒。巧虎見殺了他哥哥，不由動怒，有心與哥哥報仇，自覺不是張鵬翻的敵手，只可撒腿向金殿跑去。張鵬翻方去追趕巧虎，黃門官紮撒兩臂攔阻，口呼：「張大人，暫在朝門靜候，我代你啟奏天廷。」說話之間，忽聞法場「咚」的一聲追魂炮響，馮公口呼：「張大人，老朽且失陪你；法場的追魂炮響，恐郭大人命休，我且到法場收殮他的屍身。」張鵬翻聞言，不由得無名火向上竄，顧不得上朝見駕，邁開大步往菜市口奔去。不移時來到菜市口，闖入法場觀看，見郭秀還未行刑，才放下心來，遂大喊一聲：「刀下留人。」一行喊著，逕奔蘆棚去殺監斬官。不知殺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